意犹未尽

父亲的地图

■赵隽飞 文

我的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,两脚出了门,东西南北的道路便有了规划——“别害怕,走就是了。”那时候,他拉着我的手说。

小时候,家里只有一辆破旧的自行车,父亲把我放在后座上,我抓着他的衣角,他弓着背蹬踏板,身体左右摇晃。

父亲背后的衣服被汗水浸透,我们也终于到了阴凉的地方,偏巧乌云滚滚下起暴雨。我俩站在桥墩下,父亲指尖沾了雨水,蹲在地上勾出弯曲的路线,雨水混着泥土,晕开一片模糊的版图,他昂起头问我:“能不能看出我们刚刚从哪里来的呀?”

我瞧了会儿,复杂的路线像蛛网,眼花缭乱看不出来,索性耍赖,“找不出来,玩个别的游戏吧。”我把一根手指放在“地图”边缘,“这是我,我先跑,看你能不能追到我。”

说干就干,我的手已经出发,父亲的手紧随其后,在这张图上绕来绕去,我一看他的手靠近便连忙加速绕道,却见他的手指进了死胡同。我开心得连连拍手,父亲佯装懊恼。这样玩着玩着,雨已经停了。

童年的地图是泥土做的,长大了父亲咬牙买了车,带我去领略地图中的山河。

父亲买了好几本地图册,像研究古籍一样,来回不停地翻,书页边都被摸得褪了色。暑假去黄山,我选了一条沿途风景多的线路,父亲皱着眉翻地图:“这条路怕是不好走。”

现实印证了他的担忧——走在半道上山路越来越窄,路面坑坑洼洼像坐船一样颠簸。车最后不得不停在断掉的施工路前。夜色如墨般粘稠,夜幕下的树影张牙舞爪地扑过来。我急得忍不住要哭出来,“这什么地图啊,一点都不靠谱!”

父亲又翻出那本烂熟的地图,在我不安的目光中手指点了点,忽然提高声音,宽厚的手掌重重拍在我的肩膀,“回去绕过这一段就好了,况且你看,这地方也很美。”他的眼睛里像是揉碎了星星放进去的,光比车里的灯还亮。

奇异地,烦躁的心安定了下来。晚风清凉,月光透过茂密的树林,笼罩上一层柔和的光,沙沙的风声和着潺潺的水声,像是进入了森林的梦境。我懵懂地意识到,父亲的地图里,即使走错了路,也能欣赏路旁的风景。

如今手机电子导航越发精确,那些老旧的地图也被收在柜子里。

眼前,父亲站在路口,眯着眼,转着手机,半晌也认不清方位,我手指在他的屏幕地图上,“走这里,爸。”红灯变绿,我下意识牵起父亲的手,突然想起儿时桥墩下那张迷宫般的“地图”,我是被包容在地图中横冲直撞的孩童,如今已经走出了父亲的地图,成了父亲的引路人。

濮院 ■张素萍

旅游日记

大别山白马尖避暑

■吴毓 文

7月,申城的热浪像密不透风的蒸笼,把人闷得喘不过气。朋友池驰一声号召,十几位老新闻工作者携家属直奔六安白马尖太阳乡农家乐避暑消夏。

一栋朴素的两层小楼被包了下来,推门见山,群峦逶迤,翠色漫过坡地,亭亭玉立的玉米秆在风中轻摇,几株芦苇探出脑袋,一棵木瓜树挂满幼果,土狗摇着尾巴踱过场院,故乡的亲切感混着草木清气扑面而来。

暮色是最慷慨的画师。农家主人王井霞热情朴实,忙着把两张大桌搬到门前场院,露天晚餐即将运箸。远方胭脂色晚霞洇染天际,鎏金碎光铺满绿坡与场地,袅袅升起的炊烟被夕阳镀上金边。此刻,所有人顾不上品尝纯正美味的农家菜,纷纷举着手机相机追着落日频频按下快门,镜头与大山亲吻,画面与晚霞起舞,连空气也浸润着浪漫的诗意。

清风习习,满身的暑气被吹散了。想起申城此时的柏油路,脚刚落地就能烫出汗来,而这里,白马尖的晚风正卷着草木清香,慷慨地把人裹进了沁凉里。回到饭桌,又一阵惊喜,农家柴草灶台烧出的饭菜勾得人直咽口水。土鸡汤浮着金黄的油花,刚从菜园摘下的炒豆角、干丝炒辣椒,清鲜得能吃出阳光的味道,饱含儿时的记忆。而大家的厨艺也在此一展身手:文汇报谢震霖的一鸡两吃堪称一绝;松江厨艺高手吴瑞芳的梅干菜烧肉也是筷子聚焦的中心,肥而不腻的五花大肉伴着酱汁浓得能粘住双筷。晚霞的余晖带着几分羞涩躲进群山怀抱,满天星辰渐入眼帘。千里奔波的疲倦在满山遍野的虫鸣声中退去,我们枕着节律的虫吟渐渐进入酣梦。

接下来的行程被附近的景点和乡村菜场填满,白马尖顶上的云雾绕着主峰转,铜锣寨的奇石在阳光下泛着光,霍山漂流洗去了疲乏。而乡村菜场里,我们这群上海人像孩子赶集一样,把新鲜的土猪肉和带着露水的青菜塞满菜篮。

厨房成了第二战场,冷拌西葫芦脆生生,葱烤大排、罗宋汤、菜饭锅巴统统成了大家的最爱!我也到厨房凑了回热闹,蹲在柴爿土灶前添柴吹火,看火苗舔着锅底,体验着乡村烟火气息。

此次大别山避暑的同伴里卧虎藏龙:有魔术师严荷芝,为大家表演近景魔术,指尖上变化无穷,长长的水晶串儿能断线复原,餐巾纸妙变成人民币,拿起一副没拆封的扑克,也能在你面前变得大家目瞪口呆。沪上歌星吴晓强开口就是邓丽君的韵味,海派诗人赵俊望着星空就能吟出诗句,郭幽雯的古诗朗诵仿佛带着我们穿越到唐宋远古,视频摄制爱好者冯斌、龚曾武、佟峰忙个不停,无人机“嗡嗡”飞转空中,摄录着一个个精彩瞬间。

晚饭后,卡拉OK响起。小板凳围坐成小天地,西瓜放在小桌上,繁星当空,大家指点着竞猜哪颗是北斗七星。说笑声惊起草间虫鸣,鲜见的萤火虫也从眼前闪过,这场景酷似儿时夏夜搬着竹椅在巷口乘风凉的日子,而晓强演唱的《夜来香》、《何日君再来》的歌声时不时引起阵阵掌声。

每天午后的牌局准时开场,“掼蛋”一场接着一场。每到夜晚,一只肥硕的癞蛤蟆就如约溜进大厅,我们这批城里人稀奇地围观。它倒不怯生,见着蜢蚱、金龟子、蜘蛛就张口吞下,圆肚子鼓成小球。农庄主告诉我们,这只蛤蟆白天离开,晚上进来,像是成了乖乖的家宠。我们悠悠地吃喝玩乐,农庄的日子活色生香,快乐无限。

一周光阴像指缝间的风。离别的早上,坐在车里回望,小楼在晨雾里渐行渐远,清凉晨风里,那土鸡汤的鲜香、欢快的歌声、点点的繁星,还有灶间的烟火气,白马尖的清风细雨,晨曦云岚,都成了心里凉爽爽的念想。

行走杨浦

好滋味

■赵文心 文

我和两位大学同窗散在上海的不同角落,退休后有了闲暇时光,隔得久了,便找个适中的地点相聚,尝一点新鲜的菜式,聊一聊各自的近况。

这天读到沪上美食家沈嘉禄的文章《在大杨浦邂逅老上海西餐风情:泰晤士西餐社的故事》,便相约去品尝英式西餐。

这家已开办了三十多年的西餐社坐落在控江路上,借用沈先生的描述,“外墙上铁锈红的釉面砖和奶黄色涂料构成了鲜明的反差,拱形大门和圆形窗口增加了流动感,窗台下鲜花怒放”,走进屋内,见四壁张挂着典雅的油画作品,别具风情。火车座位坐满了客人,耳边飘过的大多是上海口音。西餐社规模不算大,所在社区也说不上繁华,却早已深植市民心中。

点菜时服务员很贴心,考虑到我们胃口不大,除了洋葱汤是一人一客,三个口味的沙拉是小份的,搭配蒜香面包,牛排猪排鸡排各一,三人分食,还有腌制紫甘蓝焗银鳕鱼蘑菇等,菜量也都合适。我们口味偏传统,虽然没有点沈先生文中赞不绝口的红烩牛尾烙蜗牛西班牙烩饭,还是体会到了没有“科技与狠活”的英式西菜的浓郁风味。

当天,西餐社总经理丁美凤在店堂里招呼客人指点上菜。丁总装束得体,态度热情,待人接物如春风拂面,令走进西餐社的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。据沈先生文章介绍,丁总是一位有着四五十年从业经验的女强人。在深化改革、企业改制的大潮中,她以破釜沉舟的勇气筹集资金将控江路上一家饮食店改造为西餐社,填补了杨浦区餐饮布局的空白点。

作为中式餐点的“全能选手”,丁总带领企业转制后的数十位员工,拜西式餐饮老法师,从头开始学习西餐的制作、服务规范和礼仪,一招一式,刻苦严谨,付出巨大努力。有了菜点和服务的质量保证,“泰晤士”终于站稳脚跟。

历经岁月洗礼,丁总执掌西餐社业绩斐然,受人瞩目,曾有过受邀出国工作的数次机会,她一一婉拒。“唯热爱让人坚持,无悔所有付出。”她把自己的人生和秉持的信仰,都写在了“泰晤士西餐社”的门楣上了,温暖而明亮。

相聚时,我们习惯准备一点什物互相交换,有时是衣物饰品,有时是护肤用品,都是自己喜欢,用过好用的,也觉得适合朋友的。这天很巧的是大家都准备了食物。Z带来的是不添加各种“剂”的西式点心,口感绵软奶香扑鼻。G拿出粉丝和赤豆,购自她家附近小店,是店主自家种植制作的,粉丝绵韧赤豆糯香。我取出两袋喜玛拉雅粉盐,产自巴基斯坦的玫瑰盐,一种无现代污染的多矿物岩盐,做菜有一点天然的咸鲜味。

看到一个陈丹青的访谈节目,聊木心,聊美食,聊做菜。结束时陈丹青留言:柴米油盐酱醋茶,滋味无穷是本味。西餐与中餐在烹制方法、餐点的样式口味诸多方面迥然不同,但“好吃”与否是对它们最基本也是最要紧的共同要求。

走出独特不张扬的泰晤士店堂,更笃信了好滋味源自好食材好天道。

世相百态

以前在哪里高就

■邱伟坚 文

退休以后,与社区内的老人有了更多的接触,居家楼前、街头绿地和老年食堂碰上,不同于先前仅点头招呼而已,常常会驻足闲聊上片刻。

男人们不习惯于家长里短,交谈中以过往经历的人和事居多,不免会询问起您以前在哪里高就?这一聊就聊出了一段段故事。

老高年逾八旬,精神矍铄,谈起过往的经历如数家珍,脸上满是自豪的神情。他以前在核工业加工基地工作,众人说报纸上介绍过,你们里头有个车工加工一个关键的球形零部件,三刀下去分毫不差,放到现在绝对是超级工匠!

他笑道,其实在他们这批同事中这种事是常见的,重要的加工件领导往往最先想到上海师傅,不要说他们基地,那时候上海商品皆是品牌,背后靠的是上海师傅这一最高级的品牌。老高印象最深的是驻地的警卫制度,除非有专管人员陪同,再高级的领导也休想进入。

楼上的老刘貌不惊人,常常见他抱着孙女在绿化带遛弯。那天早上凑巧与我一起坐上公交车,说去医院参加会诊,退休这么长时间了,碰上疑难杂症单位还要找他,车到浦东一家三甲医院门口,他扬手道别。以前在单位高就,退休后还摆脱不了干系,不显山露水的老刘竟是颇有名气的专家。

专家级的邻居毕竟是少数,居民自然还是草根居多。居委会选举,治安和调解委员非隔壁号头的老李莫属。每回他都要推辞一番,说年龄大了让其他人干吧,无奈民意如此不是他能够推辞了的。从门口非机动车的停放、马路施工扰民乃至邻里纠纷,没有他不能够搞定的。他以前在单位就是工会干部,千人的大厂矛盾何其多,如今管理小区事务还不是驾轻就熟。逢到有人夸奖,他总说是大家卖他面子罢了。面子这么好卖吗?你不妨来试试瞧。

曹植语“年在桑榆间,影响不能追”,而周围老人彼时在单位曾经的人和事,蕴含着一段段难忘的故事,由此勾画出各自的五彩经历,在知晓的人们心目中是不会逊色的。

本报地址:上海市安波路565号 电话:65653113 邮编:200433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面向杨浦区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居民发行 印数85000份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